[Zucchero](http://zzucchero.lofter.com/)

柑橘

### 01

这世上根本不存在甘甜的东西。

正如李帝努走之前同罗渽民打的一个赌。那是一个阴雨天，雨滴急速下坠，偶尔几粒体型如豆的啪嗒一下打在玻璃窗上，继而慢速滑落，留下蜿蜒轨迹在窗底合流。罗渽民静静地坐在这窗边，端详着李帝努费尽心力想从五颗饱满柑橘中挑出一位甘甜丽人的苦恼神色，他的心情极度疲软，因而浮现在脸上的表情有些犯困的意味。这副神情刚好被抬头递给他橘子的李帝努捕捉，他笑：“我要走了你还这么瞌睡，说得过去吗。”

罗渽民张了张嘴，没想好回答什么，干脆明目张胆地打了一个呵欠，瞥了一眼李帝努手中那颗厚皮橘，头靠窗边：“你要赌输了，这颗橘子一定世界第一酸。”

“我不信。”李帝努摇头笑，他是真的自信，自信可以从五颗形态不一的柑橘中一定能找出最甜的那颗，就像他相信还有一小时出国的飞机起飞，一小时后罗渽民与他的关系仍可如前——他放学路遇某家唱片店，掀开月白蓝的帘子进去，手指滑过CD光泽的外衣，立刻寻到泛着彩虹色的最动听的一张，买下送给正在学习贝斯的罗渽民，成为贝斯手的罗渽民，加入ynw后的罗渽民，雀跃的罗渽民和眼前这个力图用疲惫掩盖失意的罗渽民。

啪嗒。

一颗雨像只不懈的蝴蝶撞在玻璃上，罗渽民的心也跟着湿了一点，他等待李帝努去除掉水果厚实的橘红外衣，耳朵进出着剥橘子的人的种种叮嘱，譬如多吃水果补充维c，譬如在ynw乐团做音乐也不要忘记学习，譬如……

“要我送你去机场吗？”罗渽民打断李帝努的悉心嘱咐，伸手接过剥好的柑橘。窗外响起一阵低沉的雷声，云在灰与黑间流动着，他皱了皱眉，不知是对于渐恶劣的天气，还是对手里这颗褪掉衣衫后干瘪的橘子。

李帝努显然被罗渽民的疑问句难倒了，表情是从前二人坐同桌时罗渽民抱着他的胳膊摇啊摇，撒娇般央求他去看ynw夜场时的难言面色，罗渽民猜不透他的心思，仿佛他后一句说可以或者不可以都是可能的。

“算了吧，会很麻烦你。”

偏偏李帝努择了一个最像小剃须刀刮人心的，罗渽民被这句官方说辞硌了一下，他开口，要自尊的说法是“好的谢谢你”，可他却直面李帝努残忍的善意，眼神对上，自尊心在话语出口的一瞬尽褪：“不要，我还是要送你。”

啪嗒。

又一颗雨落在窗上，罗渽民和李帝努默契地一同起身，李帝努目送罗渽民咬下一小口橘肉，他酸得直眨眼，鼻子皱起来像小浣熊，真可爱。可惜李帝努没这么想，眼前背着鼓鼓的贝斯琴包的少年与他过往的生活有关而与爱意无关，他友好地想伸出一只手表示友谊的大和解，邀约罗渽民一起踏向美好未来时，被柑橘酸味欺骗过的少年却像捍卫最后一线尊严似的，假装没看见若现的橄榄枝，低了低头侧身先走出去了。

啪嗒。

罗渽民先走到外面，宽阔的大街上空悬挂着宽阔的大雨，可是这次最先落下的好像是一滴眼泪。还没等李帝努拿着雨伞跑出来，罗渽民把他的不争气率先揩掉了。

“艺术家都爱淋雨吗？”李帝努打趣，硬生生塞给罗渽民一把伞，他的肩已湿大半。

罗渽民抬眼望了眼他，收了伞小声道谢后与李帝努并排走向地铁站。

雨仍未停，他的心也一直啪嗒啪嗒地落着雨。

### 02

终于到机场了。

今天送别的人出奇少，可能因雨天不宜相送惹人伤感，也可能飞机将要起飞所有的眼泪和吻都已送满，所以就留下罗渽民和李帝努尴尬的两人，扶着行李箱不知说什么好。

“好好学习噢，”罗渽民思来想去还是要回归主题，毕竟李帝努是出国念书，好好学习之类的话总没错，“不要枉做罗渽民的朋友。”最后一句话耍小男生心性臭屁一把，弄得原本紧张的李帝努笑了，给他一连点好几个头。

得到鼓励罗渽民开始得寸进尺，又添一句：“拜托谈一个靠谱的恋爱，不然你这样性格的人谁照顾。”

“谈恋爱又不是找保姆，”李帝努径直驳回，没想太多，“只要意气相投，要那么多照料干嘛。”

来不及了，罗渽民脑海里浮现出这句话，为什么要谈这个，飞机就要起飞了。

“那为何不可以是我？”可他还是说了，这次距离开机十五分钟，完全错误的时机，他懊悔前边太多的废话，应当全部截断直奔主题，或者就此封口不谈。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李帝努说，眼底流露出一丝歉意，他何尝不知道，罗渽民在地下室录制的第一张demo，灌满少年悸动的情愫，他明白，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小民。”

“噢。”罗渽民连吞两张好人卡，却连一秒钟伤心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广播在喊“乘坐飞往XX的CA0423次航班的李帝努先生请注意……”

“没关系，”罗渽民继续说，力图把无情的呼唤压下去，“再见，一路顺风。”

“拜拜。”李帝努只是一挥手便离开，没有一个充满伏笔和期望的回眸，只留下狂躁的蝴蝶效应造就罗渽民接下来无尽的失恋期。

他站定在那里，周围笔直的人来人往很快切断他目送李帝努离去的视线。像是要被机场灰色的穹顶吞噬掉了，罗渽民忽然感觉背上的乐器好沉重。

正沉浸在离愁别绪中，他的手机屏幕翻亮，一通电话打来，按接听，免提后是董思成着急的声音被放大：“NANA，演出提前了你还记得吗？”

“就在明晚，”电话那头接着传来中本悠太的声音，罗渽民甚至能听见鼓槌相击时的脆声，他一定等不及地要开始排练了，“NANA不要忘记今天的彩排噢。”

小酒馆，三人行，董思成双手停留在键盘上，身后是嚼口香糖的中本悠太顽皮地拿鼓槌数拍子，而回忆中的自己穿一件单薄的珊瑚色衬衣，挎着不再沉重的贝斯，向上斜看过去有几根弦坏脾气地跳出去，像蟹老板的触须；紧接着是琴弦上泛起的灯光，蒲公英色的灯光在人群中晕染开，散发成更淡的色泽。

这是唯一属于NANA的场域。

“我马上到。”罗渽民回答，普通少年单箭头折断的失恋情旋即灰飞烟灭，另一种感觉压上来，回顾起在ynw里拨动第一声和弦的心情，台下躁动的人群殷切呼唤“NANA”时的色彩，于是，失去爱的罗渽民丢掉李帝努送给过去的伞。

留下渴望爱的NANA飞奔着，一头扎进滂沱大雨中。

### 03

“好，请仁俊回答这个问题。”

“找到E’点，连接DE’与l交Q点，”少年站起身，穿着校服的瘦弱身材。一只胳膊上的袖子向上多挽了些，露出半点沾有红色墨水的皮肤，他眯了一下眼睛，认真地继续，“由图可以得出，线段长度是5-√3.”

“完全正确。”老师微笑着点他坐下。

黄仁俊落座时有回到王座上的感觉，补习班是他的天堂。当周遭大半戴着眼镜的失神的补习生投给他赞许目光的时候，他的心手舞足蹈得荡秋千。黄仁俊就坐在窗边，虽然今日雨落得厉害，玻璃被水珠晕得一片模糊，但他的场域中却艳阳万里。

他喜欢补习班里摆置整齐的木制桌椅，喜欢静放在桌面上的水杯，喜欢平铺在水杯旁油墨味的试卷，喜欢周围的同学落笔时一齐的沙沙声。黄仁俊的喜好是和谐的、无害的，是在以升学为目的的体制下乖巧的精灵，然而——

他也喜欢偷看前排的少年喝水，有时那少年正好是同班的李马克。但李马克才不是每天乖乖带水杯来这里补习的小孩，所以时常会缺席。但这不要紧，因为他总会拧开一瓶冰镇的矿泉水，少年火热的体魄丝毫不惧凉性的刺激，仰头一饮，水珠从瓶口并入唇角再直线曲线坠落，顺着下颚线做慢速滑行，一滴落入胸口，扎染出一片不知名的深色，另一滴落入黄仁俊的想象中。

“东赫，放学一起回家噢。”喝水的连贯动作被打断，化作李马克温柔的呼朋引伴。

他自然是那种会早恋的男孩，黄仁俊像全班同学一样，知道李马克在和李东赫谈热火朝天的恋爱，所以翘掉补习班去约会是情理之中的事，之后看不见他在前排喝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黄仁俊怅然，头靠着冰凉的窗户，屋外的雨滴仿佛也在顺着他的发丝流淌下去。他倒不是单相思李马克，苦恼自己会不会做他人恋情里的电灯胆，但他的问题更严重——“男孩喜欢男孩”这样的念头时不时扒开黄仁俊的心，把对同性少年的喜爱吹进去，而这样的喜欢是水龙头涌出的第一缕水花，从指尖开始密密吻，然后拆分出几滴一直滑落至粉红的肘关节处。可黄仁俊明明是连初恋都没有过的幼稚花蕾，“我究竟喜欢男孩吗？”这个疑问始终盘踞在他少年心事里的深深处。

课间眼看着李马克和李东赫两人你侬我侬，甜言蜜语快要占满耳朵，黄仁俊赶忙戴上耳机，排除掉外界听起音乐。

综上，这样的生活之于黄仁俊算是马马虎虎的720P天堂。那什么是地狱呢？

幸运的回答：步入青春期的黄仁俊尚且未经受过炼狱的炙烤，并未尝过极端的痛楚。

不幸的补充：黄仁俊的世界里有天堂和地狱混合的双重所在，在深夜十二点过后，躺倒在数学题旁边的CD缓慢地旋转出情热的旋律。

ynw.

再次缩小象限。

NANA.

对于黄仁俊而言，比纠结于“我是否喜爱同性少年”更重要的事，是无论如何也要见到ynw乐团的NANA一面。

耳机里贝斯多情的轮指勾得他瘫倒在桌面上，黄仁俊感觉自己的体温在随着低吟的乐符徐徐上升，那位叫做NANA的贝斯手轻盈的和声使他再次堕入他的音乐陷阱中。

NANA的贝斯和声线总是撩人，黄仁俊在吵噪的课间里认真地陷入着，他把那只撩起来的袖子再往上挽了一圈，炎炎如夏日的红色墨水迹完全显露出来。

“NANA.”

这同时也是写在黄仁俊心口上的名字。

### 04

这世上一定存在最甘甜的东西。

黄仁俊醒过来时已早晨七点三十分，昨晚从补习班回来，仍旧在书房里奋战至深夜，迷迷糊糊地趴在桌上睡了觉，背上披着妈妈深夜拿来的衣服。

睡眼惺忪，朦胧地眼皮渐渐张开，瞧见桌上一盘整齐明亮的橘子。

黄仁俊一瓣一瓣地品尝着，时间也被手指一瓣一瓣地拨快一点。他的心里已经上好倒计时，十八小时后ynw的演出将要开始。

ynw的门票其实很难搞，上次黄仁俊还因被黄牛跑票偷偷哭了鼻子。他把ynw自组建以来发行的CD一张张地摆在昏黄台灯下，难过地看着它们掉眼泪。

但这次不会了，黄仁俊心满意足地扬起这张门票，放在额头上，再移向眼睛，然后落向鼻子、嘴巴。呼出的气息是橘子味的，而ynw的音乐是奇异果味的，混合着乐手不同的气质，贝斯手是最甜的那味元素。他对着门票上NANA的名字凝神，浑身发烫，一是为他的存在，二是为自己的言行。这是靠撒谎得到的门票，依赖于狂热的偏执。

“我隔壁的弟弟，”黄仁俊那天对着李马克说，眼神紧紧地吸附在他手里发光的门票上，话语愈发无底气，“喜欢ynw喜欢得不得了，甚至为此要生病。”

李马克面露难色。

“也不会白交换的，”黄仁俊想象着素未谋面的NANA抱着贝斯站在舞台上的身影，他修长的手指轮换着拨动他的心弦，继续下去，紧张地补充，快要结巴了，“双倍价格买也可以，或者帮你学习上的事情，什么都好说。”

李马克摇头，笑了；而此刻黄仁俊的心命悬一线。

“不用啦，刚好东赫想去其他地方玩呢。况且，还是你那位弟弟的事比较要紧，”善良的李马克把门票塞入黄仁俊的手中，注视着他因撒谎而涨红的脸，以为那是感激的红晕，“因为他比我要更喜欢ynw啊，对了，可以问问他喜欢其中的哪一位吗？”

“NANA.”黄仁俊羞愧地垂下眼睛，眼眶发烫。

对此一无所知的罗渽民正在布置今晚的舞台。

之前在这间酒吧驻唱过的乐队落下了铃鼓，孤零零地挂在黑色幕布前的话筒支架上。他走上前去拾捡时，突然听见幕后一阵微弱的笑声，紧接着传来亲吻声。

噢，又是悠太哥和昀昀哥。

又是。

我也好想被爱，罗渽民摸了摸裤兜里的小柑橘，掏出来，它变软变深色。这是自李帝努离开后剩下的四个橘子里的最后一颗。

无可救药地腐烂掉了。

这世上根本不存在甘甜的东西，罗渽民回溯过往苦涩的痴情，毫不留恋地丢掉了它，咕噜咕噜地滚在地上，滚向黑暗。

“悠太，你看哪里来的橘子！”董思成的声音。

“昀昀想吃橘子了吗？”凑上前的吻的声响，“等会我买好多剥给你吃，现在要专心。”

快乐的吻。

“哥你们不要这时候谈恋爱啊！”罗渽民偷听了一长串带吻的甜腻对话，生气了，也不管自己窃听他人爱情的不道地。

黑暗中探出两个人的头，亲密地挨在一起，回给他歉意但却止不住开心的微笑：“不好意思啦NANA.”

董思成和中本悠太是在组好ynw后走到一起的，因而乐队算是两人爱情结晶的见证。每每想到这点罗渽民便要自嘲一阵，他在玩乐队前开始喜欢别人，乐队默默无名的时候喜欢，声名鹊起的时候喜欢，每况愈下的时候还喜欢。可到现在，他不确定了，脑海里只是轮回播放着“我也好想被爱”这样的话，一时间又有点惭愧于自己求爱不得而对两位哥哥的苛责，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乱讲的。”

“没关系，”悠太露出他标志的笑容，“下次也请你吃柑橘啦。”

我好想被爱，罗渽民摇头想，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甜的。

### 05

好险。

开场已有三分钟，但还是进来了，黄仁俊松了一口气。

遗憾的是错过了NANA的暖场贝斯，那支歌他在写作业在发呆在静坐时循环无数遍，还辗转到平台下留言，那是黄仁俊的第一条乐评。

“这个贝斯手一定正在恋爱中。”

这条评论被点赞很多次，黄仁俊引以为傲，但同时又为此苦恼——所以是真的在恋爱中吗？

不过今晚真的交了极好的运气，黄仁俊挤进人群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观赏的好位置，正对着罗渽民，他低头安静地调音，台下听众克制激动等待着。黄仁俊身边有穿画着粉红色“NANA”字样T恤的漂亮女孩，有拿着“yuwin is real”闪亮灯牌的同性情侣，而他则是一个刚刚才把校服换下，塞进书包便搭地铁飞奔而来的普通男孩，一个在白天按时上学周末补课的普通男孩，一个在深夜裹入被窝里偷偷喜欢NANA的普通男孩。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罗渽民。白净的皮肤，栗色的发，柔情似水的眼和一点蜜桃气泡酒味的笑。罗渽民斜挎着那把亮闪闪的音乐武器，白色琴身上粘着阿童木、626史迪仔和蓝色字母“N”的贴纸。琴弦拨动第一声，黄仁俊的心波光粼粼。他回头示意鼓手，嚼口香糖的帅气男生点点头，和身边的键盘手相视一笑。

罗渽民终于启声唱道：

“I love it when we play 1950

（我喜欢我们像50年代那般爱恋的感觉）”

听众在台下晃动如临舞池，而黄仁俊此刻却一个人傻乎乎地捧着芒果味冰沙小口吸着。背着的书包是唯一可以尽情泄露学生身份的马脚，下课光速换下的校服塞在书包里，赶地铁门合上的一瞬间跳进去，惊得下班的大人瞪大疲惫的眼睛看他。“抱歉抱歉。”黄仁俊连连点头道歉，心里却充盈着快乐的味觉，正是他现在小口品尝的芒果冰沙。

“It’s so cold that you stare’s about to kill me

（你凝视我的眼神如此冷酷，教我窒息）”

罗渽民唱到这句时，眼神好像海鸥掠过蔚蓝海浪的翅膀，滑翔，爱抚边喝冰沙边听歌的黄仁俊一秒钟。

一秒钟的垂青，黄仁俊的心里莫名升起一股浪潮，芒果味。

可就在这一秒钟里，黄仁俊一本满足的可爱神情抓住了罗渽民，他的眼神又软软地滑翔到他身边，黄仁俊有些惊喜，看他乘着笑意张口继续唱道：

“I’m surprised when you kiss me

（可当你亲吻着我，我心惊而暗喜）”

所有旋律在温柔的气氛里翻转着，暧昧的灯光轮回播撒在人群身上，贝斯手和台下的芒果冰沙男孩的对视仍未中断，他几乎是在对着他唱歌了。

这是梦里也不敢想象的事，黄仁俊闭上眼，再次睁看罗渽民的眼神是否移走的时候。

他正静静地对他微笑着。

“想要联系方式？”

不知自己哪里来的勇气，演出结束后黄仁俊直奔休息室找罗渽民，却刚好撞上那位高挑的鼓手，身旁的黑发男生陪笑脸，被他环住。

“嗯。”黄仁俊紧张地点头，手里握着手机，亮亮的屏幕静止在备忘录页面，蚂蚁小的字体，第一条：自我介绍；第二条：你好NANA；第三条、第四条……

“不行的噢。”悠太还在答话，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敲打在他的心坎上，仿佛爱斯基摩人娴熟的碎冰技术，慢慢敲开黄仁俊的羞耻心，他的脸发红，但还好这里的光混合在一起，让所有颜色难以分辨。

今夜明明应去补习班坐第一排，指着黑板上的αβγ乖问老师，这边的对角线如何飞向那边的点，而如今四下里只有音符，以及跳动的尘埃，这些微妙的元素飞舞着，而他的眼里只有罗渽民，可对方虽然现身，但并未搭话。

“真的不可以吗？”黄仁俊鼓起勇气又问了一遍。

“因为怕引发一些私生活上的问题……”董思成好心地解释，看着眼前的小孩的头慢慢垂下，失望的眼神顺着罗渽民柔和的脸部线条滑落下去。

“粉丝向成员询问联系方式是不可以的，”谁知罗渽民突然开口，第一句话便使黄仁俊败退，就差背着书包落荒而逃。

“但成员向粉丝要联系方式，是可以的吧？”他的话落下来。

黄仁俊惊讶地抬头看他。

是在舞台上送他以温柔怀抱的眼神。

### 06

董思成被罗渽民的怪奇问句逗笑了，他回看悠太，交换暧昧的眼神，中本悠太跟着笑问黄仁俊：“可以告诉NANA吗？”

“你单独告诉我。”罗渽民延续下去，贝斯被随手放在沙发上，他径直走向黄仁俊，牵过他的手便向出走。

“诶。”黄仁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得随着罗渽民的动作亦步亦趋。

“这小子来真的吗？”董思成目送二人的背影咂舌，小声同中本悠太讲。

“我当初向你要联系方式的时候就很真啊。”中本悠太笑着回答。

一路上被罗渽民牵着手，黄仁俊的脑袋晕晕乎乎的，开始怀疑他气泡酒般的笑容是不是真的有很高的酒精浓度，妄图在春风沉醉的夜晚里做一些叮咚作响的小坏事。

想要做坏事的罗渽民走得很快，手指绕着黄仁俊的小小手，思量这几分钟的路程真的好像漫漫长路，怎么走也走不到浓稠的夜里去。苍穹中挂的几颗星星一边融化一边看酒吧外的人亲吻。

我不做坏事的，黄仁俊一边想，一边被罗渽民不怀好意地抵在墙上，琴弦上飞舞的手指插入他的发，他看着他融化着星星的眼，思绪没有停息，他想，我只是喜欢NANA而已。

于是乖孩子轻轻开口，道：“我的联系……”

坏孩子立即打断：“还是我告诉你我的联系方式吧，很好记忆。”

“好。”黄仁俊怯怯地点一个头，静默聆听。

“我的邮箱是……”他说，眼神炽热，烙在他的瞳孔里。

接下来黄仁俊听到了很清晰的心跳声，钝钝的。

是我的，他的，还是——我们的呢？黄仁俊没来得及深思这个问题，心跳在持续扩张着，要扩出胸腔了。就在这一瞬间，过于紧绷的神经突然迎来一粒柔柔的吻，落在他的耳廓上：“N.”

黄仁俊心里悬挂的小手枪旋即朝自己扫射，被他这般突如其来的软吻重重一击，心脏变成小陀螺过速旋转。

“A.”他的吻回到眉尾。

下一个吻在他的上眼睑：“N.”

“我……”黄仁俊不知道自己在人群里独饮芒果冰沙时有多可爱，不明白在夜里自己害羞而被动地接纳这些危险的吻时有多可爱，他只是如小鹿一般慌乱地眨他水灵灵的眼，所以罗渽民铁了心要以行动告诉他：你，世界第一可爱。可黄仁俊才管不了这么多，他只知昏暗的灯光落在罗渽民摄人心魂的漂亮脸蛋上是种极坏的诱惑，再不推开他就要堕入他巧克力般深陷的圈套里了，所以不等后一个“A”伴随着吻落在他的鼻梁上，黄仁俊推开他，“我还是不要了。”

被软绵绵地推开，罗渽民没想到要生气，只是从善如流地停下动作，换上委屈巴巴的表情看黄仁俊。他后退几步，身体微微有些不稳，腿发软地颤，声音也跟着颤抖：“拜拜！”

于是他背着书包象征性地招招手就飞奔着离去，消融在夜色中。

留下罗渽民遗憾地站在春风里。

摸黑回到家，黄仁俊锁了房间扑向软软大床。

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他翻身，看见过去买的玫红色挂着NANA字符的手环。

NANA.

他从床上爬起来，叹了口气，翻开书包，取出校服、作业。作业写了五分之三，最后一道大题因为要赶地铁时间不够而放弃了，黑笔随意圈出的解题关键点从“设(x,y)”也变为“NANA”。

NANA.

再次栽倒入被窝里，黄仁俊闭上眼，堕入梦里，深沉的梦。

睡梦中他浮在云端之上，而罗渽民则随着梦里的消防车云梯向上，晕眩地不懈地攀爬着。

“仁俊。”

他的声音蒸腾起来，一个翻身把他拥去。

于是他们一同浮动在云端之上。

### 07

黄仁俊今天不太想上学。

不是像书里写的那样：“太困、太冷，学校里也没有人喜欢我。”

是因为学校太振奋、太热，里面还有疑似喜欢上他的人。

这一切来得都太快太快了，洪水猛兽的速度，让他应接不暇。比如现在李马克看他的眼神充满敬畏，一边收拾书桌一边小声跟黄仁俊讲：“酷。你隔壁的弟弟知道NANA喜欢你吗？”

黄仁俊掩面欲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去看了一场演出，想要一个联系方式而已。

可现在罗渽民竟然和自己在同一所学校读书，还在同一个班级，并且就在他身后落座。

伸手便可以亲昵地拍拍肩膀的距离。

而罗渽民就是这样实践的，他拍了拍黄仁俊的肩，阔别友人重逢似的：“好久不见，仁俊。”

真是糟糕。

黄仁俊侧过脸道：“我们昨天不是刚见过面吗？”

“啊，昨晚，你是说，”罗渽民自在地靠着座椅，双手抄在脑后，夜晚的回忆熙熙攘攘地积累在两人的心上，他笑，“是很美好的夜晚。”

“我不是这个意思！”黄仁俊急了，昨晚是一个充满错误的夜晚，现在想起仍觉得非常不现实，那几颗站不住脚的吻停留在他的回忆中久久不散。他转过身，直视罗渽民笑意浓浓的眼睛，扬起的嘴角，以及敞开的校服衣领。

只是他没能看见罗渽民背着久违的书包走进校园时的姿态，像挎着那把贝斯一般风情，眯眼别过亮闪闪的阳光，仰头望向红色教学楼上镶嵌的几个亚力克材质的字：“公正·廉耻·礼义”，然后大步走进黄仁俊密闭的王国里。

罗渽民歪了一下头看黄仁俊微愠的眼，想听他继续说下去，然而对方只留下一闪而过的哀怨神色，随即便沉静如海了。

罗渽民看黄仁俊，他像透过绿色玻璃瓶看他，朦胧的，清凉的，一遍遍的，他的衣服仿佛折好的百合花，只消他动动手指便能褪去而再变做一张纯白的纸。

他看他，脑海里嗡嗡蜂鸣着那几颗水晶大字，融化成黄仁俊颈后缓慢下坠的汗珠。对着他高傲又脆弱的后颈，罗渽民的回忆自动填补了赫然于红砖瓦壁上的字眼，应当是：“自由·美欲·正义”。

——这是在过往所不能得到的感触，罗渽民很惊喜又珍惜，这些感受让他觉察出一丝丝甜味，像芒果沙冰又像蜜饯柑橘，纵使长时间盯着一人看是件怪色情的事情。你盯着他的脖子，他的肩膀，他的脊背，然后细细思索许多事情，而他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极有可能假装不在乎地回一回头，对上你的眼睛，视线交错、分离，脸红心跳，然后再继续着非分的凝视。

罗渽民喜欢这样的凝视，像是在创作某些秘密的乐曲，不用顾虑太多，只消贪婪地看着他就好。

就这样盯他良久，很快从早晨飞到下午，同学们开始窸窸窣窣地收拾书包回家，黄仁俊乖乖地起身擦黑板。

“放学一起走好吗？”罗渽民又拍了黄仁俊肩膀一下。

他回头，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噢，原来是李马克经常同李东赫讲的那句。

“不然我一个人走，”罗渽民继续说，“很孤单。”

“超级孤单吗？”黄仁俊的追问换来他真挚的点头。

班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黄昏的影子从教室的大窗户里伸进来，金黄橙黄橘黄的混色光仿佛那晚酒吧里暖色调的光，罗渽民看着黄仁俊唱一支温柔的歌。

像是要报答那支歌里柔软的眼神，又像是同情于他独归的孤单，黄仁俊伸过来一只手，在金色的阳光下。

罗渽民轻轻握住它，握住灿烂阳光。

### 08

“我很喜欢你的贝斯。”

黄仁俊手紧紧抓着书包背带，开了话匣子似的跟罗渽民讲。

“就像隔着云雾看见星星，不过你弹奏乐曲的时候，星星是潺潺流淌着的，”黄仁俊说，这是他听ynw时种在心里的悄悄话，这次终于能告诉真人了，那位在音乐播放器后制造梦幻的贝斯手NANA，他指着自己的耳朵，认真地比喻，“你拨动的星星从左声道混合到右声道，初次听到的时候真的非常惊喜。”

“谢谢你。”他们同时说，说罢面对面笑了。

“谢什么，”黄仁俊不好意思，他看着罗渽民腼腆的微笑，心里发痒。这人安静时真的十分动人，而春夜里不明所以的吻则是充满进攻性的，甚至有点判若两人的样子，他仔细端详他沉静的面庞，心想要是一开始便能这样讲话就好了，“我要谢谢你才是。你们的音乐做得那么好，每一张专辑我都会认真听。”

他的表情好认真，罗渽民想着，还想再说一遍谢谢你，可生怕黄仁俊又谢谢回来，你来我往三四次，更多的聊天的时间便在其中蒸发了。

“我其实，”他开启一个全新的话题，脸上浮现出一丝骄傲的神色，“也有在做其他类型的音乐噢，电子音乐也有很努力地尝试。”

“好棒，”黄仁俊停下脚步，像个讨糖果的小孩，“能分享给我吗？”

“拜托给我一点奖励。”罗渽民的恶魔小尾巴才露尖尖角。

这可难倒黄仁俊了，他仔细想了想，打开书包递给他一盒果盘。

金黄小柑橘。

“我身上只有这个可以送给你了，”黄仁俊真挚地解释，“如果不甜的话，我再给你买十盒更甜的。”

罗渽民笑着摇头，开玩笑的啦。

就要走出校门了，一个要往左边走，另一个要往右走，同时停下脚步，相对无言。

“那，就——”罗渽民率先打破不舍的沉默，可是“再见”两个词却像千斤橄榄压在舌头上，讲不下去了。

“橘子甜的话就一定要分享你的音乐给我噢。”黄仁俊的告别好像一根连着气球的长线，极轻易地便缠住罗渽民的心了。

“嗯。”

回家后作业写到很晚，黄仁俊打开手机惯例听歌入眠，瞄了一眼ynw的音乐通告栏，贝斯手NANA有一条新状态。

「🍊很甜，戳这里」

点进链接，果然是一支电子乐，节拍舒缓简单，每个音符都和谐可爱得像躺在沙滩上舒展的脚趾，趾甲上涂着粉色。封面是一个午后的街角，背着书包的孩子莫名的相遇。

名字叫my new love.

图片下方的专辑简介：“放学的意义，就是要和喜欢的人一起回家啊。”

黄仁俊的心特别轻特别轻地跳了一下。

是一种纯净的悸动感。

结局自然是循环了这支属于金黄小柑橘的歌整整一夜。

### 09

第二天罗渽民没有按时来上学。

黄仁俊背了一书包的柑橘果盘，惦念着要送给他吃，然而身后课桌空空如也，求助于神通广大的李马克，对方努努嘴：“在保健室里呢。”

背着水果立刻冲进保健室，黄仁俊感觉自己像探病的亲属，可他们明明只认识一个夜晚、一个下午，和一首电子乐的时间。

“生病了吗？”开门见山，黄仁俊忐忑地看着躺在床上休息的罗渽民，但他看起来神色尚好，脸颊依旧粉嫩。

“没有啦，”他说，坐起身，摘掉耳机，“我偷偷跑到这里来写歌。你呢？”

“来上学啊。”黄仁俊一脸好笑地回答。

“我知道，”罗渽民的声音沉沉的，有种温柔的蓝色海风掠过白帆时的稳妥感，“我说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找我呢？”

“你为什么要来学校保健室里写歌？”黄仁俊反问。

沉默，罗渽民没有换上初遇夜晚的攻击性，他只抛给黄仁俊一个明亮的笑。

“因为我喜欢啊，”他说，话未尽。

“我给你带了水果。”黄仁俊说罢一盒盒取出他精心准备的柑橘果盘，包装纸摩挲的节奏就是那首my new love的拍子。

“你。”

“诶？”他并未反应过来，疑惑地注视着他。

“你喜欢我吗？”罗渽民回应他的目光，炽热的眼神不禁让黄仁俊羞涩地低下头。

喜欢是一件很好的事，黄仁俊一直这样认为，但开口真是一件难事。

“我知道了，”罗渽民没让黄仁俊难堪，笑眯眯地剥他送来的柑橘，咬下一口，“好甜噢。”

刺耳的上课铃不合时宜地递进，黄仁俊有气无力地说了声拜拜离开。

喜欢究竟还是怎样的一件事？黄仁俊边走边想，穿越一个又一个曲折的走廊，并没有找到柳暗花明的感觉。

“你是不是喜欢罗渽民啊？”回到座位上，被老师逮住迟到加上课还发呆，眼明心亮的李马克悄声问他。

“你怎么看出来的？”黄仁俊没反驳，心里倒是好奇成分居多一些。

“喜欢还用去思考嘛。”

喜欢是一件不需要思考太多的事情。

“李马克你是天才。”黄仁俊恍然。

“这还用你说。”

喜欢是直觉，是第六感，是他听到ynw第一首单曲的时候就下定的结论：

“我喜欢这个贝斯手。”

此时此刻罗渽民正在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或许该在对方回答问题之前，先给出明确答案才是。

打开手机，李帝努发来的信件堆了N多条，罗渽民还没点开看。

明明之前数着日子等的，手机上装着GMAIL邮箱，每天点进去五百次，没有，失望退出，再满怀期望地点进去，没有，再失望地离开。

现在随机点开一条。

“有好好吃水果补维c吗？”

吃了柑橘，仁俊送给我的。

“音乐创作怎么样？”

还好，分享给仁俊听了my new love这支歌。

黄仁俊，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罗渽民开始缓慢地寻根溯源。

他是舞台前的那杯可爱凉爽的芒果沙冰。

他是粉丝狂热尖叫声背面的柔情呼唤。

他是后台怯懦的勇气，递过来的手：“NANA你好，我叫黄仁俊，是你的粉丝。”

他是我提到“喜欢”，立刻便会想起的人。

### 10

那天的保健室会面成了两人这段时期内历史性的会晤，因为之后又有许久不见。

罗渽民还要继续忙碌ynw新专的事，黄仁俊除了忙着应付升学压力，也忙着听罗渽民的各种demo，每支都听。

今天终于闲下来了，他静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左耳却被隔壁开办的校园歌手大赛塞满不情愿的音符。

有一位走调的朋友歇斯底里地唱一曲日文歌，黄仁俊平淡的眼珠仍盯着书页。

模糊的欢呼、雀跃从远处传来，有人唱起了ynw的一首歌，他才停下来开始神游。

不知他有没有好好吃完那些橘子。

不知他还会不会觉得甜。

“哇——”欢呼声突然炸响，黄仁俊不禁向窗外看，蚂蚁般黑压压的人群骚动着，隐约的歌声传来。

“So tell me why my gods look like you?

（就告诉我为何我梦中神祗都如你模样？）”

怎么回事？是谁在唱歌？黄仁俊的心狂跳起来，他坐不住，动身向出走，步伐加快，很快走到人群附近。

“And tell me why it’s wrong?

（告诉我爱为何就不能是这样？）”

“是NANA诶——”人群中有少女惊喜地尖叫。

这个消息让黄仁俊的心变得好软，耳边的歌也愈发熟悉，记忆涌现而来，这是那晚罗渽民对他唱的歌。为了这支歌，黄仁俊艰难地往前挤着，可他仿佛一条最无竞争力的沙丁鱼，很容易地便又被推向人群边缘了。

“I hate it when dudes try to chase me

（他人的追求让我厌倦）

But I love it when you try to save me

（但你的挽留让我深陷）

‘cause I’m just your Jaemin

（因为我只是你的渽民）”

他改歌词了，黄仁俊的第一反应，“我只是你的渽民”，真是一个大甜蜜鬼。

“I like it when we play 1950

（我喜欢我们像50年代那般爱恋的感觉）

So bold, make them know that you’re with me

（如此直白大胆，就让世人皆知你我相恋相依）

Stone cold, will you miss me?

（冷艳的你呀，会想念我吗？）”

“我在这里，”第二反应，黄仁俊忽地举起手，他踮起脚，像是在应答歌词里是否会想念的话，拼命地挥舞着双手，给台上的罗渽民看。

超级幸运，这一秒钟，他又被他的眼神抓住了。只不过这次罗渽民不再是淡淡地露出笑容，而是眨巴着他亮晶晶的眼，甜蜜笑意要溢出整个宇宙，他继续唱着：

“I hope that you’re happy with me in your life

（我希望有我在你生命中你是快乐的）

I hope that you won’t slip away in the night

（我希望你不会在夜里悄然离去）”

缱绻歌声铺面如蝶，黄仁俊想一定是这支歌过于大胆了，连带着自己也在这气氛中鼓起勇气喊：“罗渽民，我在这里！”，旁边听歌的人侧目惊看他笑看他他都已不在乎，声音变得愈发激动，继续道：“我在这里！”，心里的蝴蝶飞出，飞到舞台上钛镁光下。

罗渽民停止在最后一句：“I will keep on waiting for your love（我会一直一直守望你的爱）”

台下欢呼声此起彼伏，而他从舞台跳下去，直奔向他。

人群像水流一般被拨开，黄仁俊站在漩涡中心。他的身影渐近，影像叠加，回忆里一重一重的他纷至沓来，乐团里手持贝斯的NANA，坐在身后轻拍他的罗渽民，放学路上分享音乐给他，夸他柑橘好甜蜜，而他的心现在正在向这些可爱的瞬间敞开。

走下舞台的罗渽民还未说话，只是紧紧地一把圈住他，一切正在继续，跳到那个初次相逢相吻的春日夜晚。

“你还没有说完你的联系方式。”黄仁俊开口道。

他了然一笑，继续他们在酒吧外未尽的吻。

原来，这世界上确实有很甜的东西。

确实。

### -END-

（注：初次相逢与最后相遇，罗渽民唱给黄仁俊的歌：1950-king princess

黄仁俊评“这个贝斯手一定正在恋爱中”的歌：Cool with you-Her’s

罗渽民分享给黄仁俊的电子乐：my new love-elijah who）

八千零二十七 阅